T5238.07/7928.2(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0

NOV 28 1956

5

10-13

爲衆而出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

古吳陳仁錫選評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出）于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

以疑獨二字奇

死人宜逸行人宜勞

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游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惟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

天言解紛

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太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爲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章戴有請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

尹自此遠矣　是無所不悅二註疏　漚鳥友其而舍其

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吾師若人之爲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虚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女游女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交　衒說之辭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

恍恍惚惚
施去琱琢
亦非汗漫

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志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牡牝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穆王何愚
化人何貪

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工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部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

王之造臺
五府為虛
而化人所
以侈王者
一夢耳

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大巧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殽未昲王問

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閒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䮾（古驊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𣽡（古犧字）主車則造父為御窩冏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夫主車驂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遐）焉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

[illegible]藥療二方可稱醫王

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快）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世多以夢為奇者亦有以真為夢者皆病也

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夢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

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列子最能作解脫語）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

（儒生真多事）

（佳讀）

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

好新字

詐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人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惟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視我如人處我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此病只宜一匹法医）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隷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湯問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利　病　方　志　道）

（智叟不如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女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

孀婦弱子与操蛇之神同

何苦而平之

妻有遺男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女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因弋悟釣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橈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惟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

妙在弗止

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倡者亦可愳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惟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顱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

已愛其術如此故有術可傳非真技也

此種學問精世

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途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不知所來不知所止

墨杘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志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𤢖㤽情露譴㥛凌誶四人相與游于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

不宜文對可

于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于道命所歸也

楊朱

楊朱曰原憲窶于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黄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文雖好終是贅說

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

（知言此乎爭魚逐獸無不得者）

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于浴室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類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知此之馬伯樂未易相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

以富驕人者必大滅之而後已亦天道也

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于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不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受、用、

楊朱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

歧之中有歧焉

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其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胡不死人求死方）乃不誅有齊子者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

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捕若不可放又不如放生放生不肯又不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若必殺生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皆是言）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人胸中有萬卷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

去末三字更好

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寄進卜刻此人可論交）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覇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于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

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金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

隱喻串結

似發齊衍流動

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

嘗是此句

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修行者也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修者其後必惰慧者心辯而不煩說多力而不伐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言○不○期○少○而○自○）（少）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知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無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

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儀法無儀法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此學問在君親之中妙

兼愛上

大暢兼愛之說據此則後人又學墨而差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

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一翻更妙）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無君臣父子即）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賊線索甚嚴）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諸侯與盜賊一串）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亾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亾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

重而不複取得精明

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非攻中

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記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亾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

得此一語罡一愁

似国策

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

其言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

盡王民之死嚴下土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遠者以耳之所聞近者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亾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間不敬事於大國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亾於齊越之間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亾於吳越之間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其所以亾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亦以攻戰也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

曰我將土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毆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由曰亨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於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

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也而不知生木子

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下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

放生皆放言蚌不肯放牛馬亦此

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

不精力

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修其身則慍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能讀書）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

雖黑也亦
遂之

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

公孟

此一段最
要

公孟子義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

[illegible]渚稀歟

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管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虛戾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無文之禮非歟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强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

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與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悅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

非有竊疾懸不至此

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

空排

荊有雲夢之犀兕麋鹿江漢之魚鼈黿鼉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

以弟子曾之今嘗學居甲而誇其弟子者其類觀

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用變出令而慎議如此秦法猶近古也

商子

更法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

特此可箴二切文集

有治法

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周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屮之令

墾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

紈袴之子一劄

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illegible]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屮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愼愼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愼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若官下不非上中不若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屮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冬者弱于所聞故賤）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農則勉農而不偸國安而不殆勉農而不偸則屮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

沮商

商怯欲農奇妙

淫愛子惰民

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艸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艸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用其精）意一而氣不淫則艸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于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

商估酒

[illegible]貴民

農民益農則艸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疑字）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艸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艸必墾矣貴酒食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大臣就飽奇）商估少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艸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鬭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則艸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

野餘子

[illegible]游

之民一意則農必靜農靜誅愚則屮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廨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屮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屮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奸謀無所于伏盜私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賫送之禮無通于百縣則

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價也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于吏而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樸根株也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皆謂勞

評言入骨

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强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

妙

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智慧而任之則智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情）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富）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

無力之人贅人也無力之國亡國也

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枝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于農國大民衆不淫于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而取則奸不生不

語似時事

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辨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耳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

與六虱何異

農即戰

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說其官亂于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辨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illegible]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蜂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蜂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負猶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强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

只是重農一字說得玲瓏机透

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矦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極已（止其淫）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于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

摶壹

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于安危也夫安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事然後患可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辨不求

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辨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于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于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不畜于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者摶之于農而已矣

說民

[illegible]方新

辨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强故國有八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强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

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興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于其治則治治之于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

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勇則賞之以其所用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蝨有蝨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強而無蝨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以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于九而賞出一刑于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

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摶力摶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妙）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斷家王斷官強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葆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于心上令而民知所[redacted]應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則事斷于家故王者刑賞[redacted]于民心器用決于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強家斷則有餘故日治者王官斷則不足故夜治者強君斷則亂故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肯綮其制

去強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者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

小官為蝨官可大官亦蝨官不可言也

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强事興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强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强而不戰毒輸于內有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于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强舉榮任功曰强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

貧農三官貧必削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利且受行賞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强作一十歲百歲强作一百歲千歲强千歲强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

自攻之國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埜無荒屮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庫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國之十三數地雖利人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則粟爵粟任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民富則無怨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

無制而相出又起于賢者則必亂矣

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刑不能去奸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

國治必强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

壹言

治國能持民力而壹民務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國者其摶力

也以富國强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蝨故摶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

錯法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强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强道幽則國日削故祿爵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伯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勞賞必加于其功功賞明則民競于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于功則兵必强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幷兼者强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亂治之

堅力死人之

謂也

兵守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亡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艸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聾勇民不戰壯

兵多亦一事

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愼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靳令

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嗇）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

畫策

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

外內

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于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禁使

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

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踞不爲非焉

愼法

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

續古文奇賞卷十

張巨山曰讀管子然後知賈晁董之語時出于管子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之　張子壕曰桓之始末遠出文下而伯業反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管子

古吳陳仁錫選評

牧民（經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軍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

畎其上者非文之不能敵祖而狐趙氏賢之不能敵得也

王弇州曰管子太公亞也太公傳而王管子擇而伯

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亾

國頌

錯國於不傾之地（文勢突起）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不重其骨務也用咨語而）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

士經

露見不惡

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句法）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六親

本評文節散敘近禮記又似道德二篇得幽妙

飛蓬顧燕雀兒女心衆英雄氣短

五法

形勢（經言）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以羊祭）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沈玉祭）（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行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名漆）（受君之辭以出命）上無事則民自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祠器也）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濟濟（感德化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二三之言）所賓燕雀之集（淵亭）道行不顧（蓬萊因風動搖不定明主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主功有素寶幣奚爲（主能立功可謂有素）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恩厚之）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陰爲善）（遠使無爲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爭之）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隃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爲深隃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大計之言）（訾毀賢讆譽惡）譕臣者可以遠擧顧憂者可與致道（致即至推之去）其計也速（得之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擧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

非神入神
將假將待
摩勵以須

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訾惡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逢禍能怠）有無棄之言者必叅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能予而無取者（大）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觸塗縻滯）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於內不及外見故曰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有聞道而好爲（如此語豪傑）

（下被）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從上所好）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

烏鳥之交雖相歡終必相咄

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以生棟造舍則覆於人何怨）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烏鳥之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重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者趨明也）見（句險甚）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不見心行能）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無四鄰之援）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　經言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驗見喜無空然矣）

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句法異）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自）服（行之）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消讀者關係之甚）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說為清音以）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賦役無限）則上下相疾也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

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金與粟爭貴（所實惟穀）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眾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得而欺詐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

驟崇鬼神如驟發無益之臣

己之神自凡此神者心之王[illegible]如神正道

地不務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廢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治法皆從小處做）凡牧民者欲民之修（摩起）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君子亦不可過文章繁縟而無骨亦是女事那五鄉內政之功令此特其科條耳

立政（經言）

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三本）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五事）分國以爲五鄉鄉爲之師分鄉以爲五州州爲之長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分里以爲十游游爲之宗十家爲什五家爲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宗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

（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事可白則是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增之）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

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連乘車（服制）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發於心）終於不可及（功成）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爲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七觀）

妙

乘馬　經言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陰陽）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務市失事也事）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是巳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之行百宿可知也）則道之遠近有數矣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爲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

朱評管子每于地政文貨墾離修有精伯者之本事也

季字奇

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

突起奇峯

得比之於山四字將数目都作文章

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㪷（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黄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地高難潦地低希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以極高）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

徼士游民分与三日之功不受[illegible]夫之分皆以罰之

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尺而見水比之於（刃歷低）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聽服牛）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高尚公用之功不受力作之分）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于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公治容貌功能日至于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夫粟）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有智者）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非一令而民服之也

只操其誠以來四字內分致皆事業在此孰謂伯偽哉叠一句不字又叠一句愈警愈明

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士農工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明也（善令人知分）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窮已尚不足何名為聖人）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無事則歸之於民（罷令人役歸而居也）雖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託人以成功業）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

十二字中詭奇千狀可作此日不再得賦

本篇七法[illegible]落似[illegible]實與[illegible]先秦不[illegible]其言簡[illegible]題目便[illegible]文章

自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聖人）時之處事精矣不善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爲之不可藏而舍息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失時）忘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失時）

七法　經言

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真以敘事爲議論）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生有）謂之決塞（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以虛對實以無）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此十二事必計之以知其數也）（東西）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以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朝夕揆日之臬也即竿也檐搖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搖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無時藏青）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

[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爲盜[illegible]如此

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反拘留之則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七法）百匿傷上威（令而不行者多日百匿）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爲盜破產故散）人君泄見危（常令官爵符籍刑法門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先親而存社稷）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治人如治水潦（必峻其隄防）養人如養六畜（必致其閑皂堅其覊絆）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息其貪也）則列陳之士皆輕其一死而安難以要上事（立功之士知其不誅故蹈而爲之）本兵之極

要

師出以律

本兵二字不輕下

也（四傷百匱）

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敎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敎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

句法　章法　四字

收

隨手叠起

衡庫奇

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王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衡庫者天子之禮也（衡平輕重庫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貴其）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與士國難少天下共觀之）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

奇之無迹

霸心霸手

又接

試

選子

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人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為兵之數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攻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 選陳

宋評晚周先秦古書經言多此体

版法 經言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順天道以種植）風雨無違遠近（賦役）高下（可常）各得其嗣三經既飭君乃有國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與）衆之所忿置不能圖（衆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舉所美（名言）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困獸猶鬭）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賞有名（歆欲有功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爵貴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敎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將欲成事必先立其準的）審用財慎施報察稱

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不行）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爲叛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執法者必當深植而固守若乃頻倚而邪則法亂身危）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如此化出令纔往則民移也）悅在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修長在乎任賢（賢則國祚）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位安）

野獸所以為溫濡

已謂帝王而屢伯無益詞

幼官（經言）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則皇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宮聲治和氣（土主和）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倮獸之火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溫和濡緩以助土氣）行敺養（爲苗害者時敺逐之）坦氣修通（平土政則其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生物但開通安靜則其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盡於所賦之命也）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章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者安定之死者處置之歛葬其柩）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爵之有能者祿之）計凡付終

務本飭末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之後人）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分官而治）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其禮）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諸侯自盟要至三會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之後徭役減省故農人佚樂而粟得十全）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戰既息事務轉輕而金得九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絜知事變（絜圍度也）七舉而外內爲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雖居侯伯帝王之事既以成形）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人主守之）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

淡此一篇爲主

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上諸數已精練然後散於衆使備曹署著其名以司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著）殺僇以聚財（籍沒其財）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各具其名籍之本則財署知聚財備著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之政管氏別五其圖謂之方圖而土位居中）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爲圈弱國爲屬藏薄純（盛陽之性失於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

（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藏。秋 恭。敬。（金性廉潔）五月至十（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先金性勁歲時方肅殺）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藏。冬 蕙。厚。行薄鈍。（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為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異。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恡也生既須養則物不可恡）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焉莠命者穢亂教命）置。大。夫。以。為。廷。安。（遠國大夫則為置廷舘以安之）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

（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官與之練習士卒）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出無方）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敗敵）（所得之物應受分者急分與之）事。察。伐。勝。之。（不令無功者妄受）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具）原。無。象。勝。之。（奇計若神無象可原）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能獨威者勝）定。計。財。勝。（計謀財用）定。聞。知。勝。（聞知敵謀）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異方所用各有不同）定綸理勝（經綸之理）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誠）。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質之物）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

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未極（鈔深遠）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舉動昌盛）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故常堅實不復衰故）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數也動慎十號明審允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必有常軍之計謀亦須先定）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軍之器用者）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器成不守（器用既成敵不能圍守）經不知（用兵之法敵不能知）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能著）發不意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可以大勝）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所以勝皆大義故成大勝也）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謂同爲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莫之能傷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天地神祇使之合德則四氣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

五輔（外言）

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

諂心奇

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爲人夫者敦懞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强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梨（梨博帶以蒞狹也梨割也）大袂列（列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爲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爲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爲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使察）

李評上春秋上秦漢絕不見此文字奇覌古物

非常而不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斂征賦也）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宙合（外言）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不正廣其荒（第六）

（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准繩（第八舉目）讂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毋犯其凶毋邇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揨擿揩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

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凡右爲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率土周之無所獨與）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

石軒云為人夫者於物以閒為人妻者勤勞以貞

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若夫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次則百姓不養（百職曠）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得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準壞險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以舉賢之法）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多備規軸者成軸也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僊也是以無乏（僊輕順貌善既備順何所

（乏哉）故論教者取辟焉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清古育字）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當順而是之不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非謀隱伏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即必當隱備待之不可戒告於彼）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若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

五・廿九

賢者退大可做事

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浧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設未可明論）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侔取也）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反）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此益加其嚴酷也）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版牘也）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

奮盛而不苓落者其惟義乎

（版籍）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筴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布名有實必爲人怨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臥若從晦而視明）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聽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靜默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聽依賢以闡之）

鳥飛准繩此言

而在曲則附矣四字

處賢予雄曰不可況持盈乎

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爲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鳥意將集南北亦循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筴也）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邇其求而

孟山大奇宙合所謂不宜于物新旁逼于

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爲理衆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喻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爲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此況而曉告之）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瀷而不盡（瀷湊漏之流也）薄承瀷而不滿（泉踰而前瀷隨而後欲其盡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瀷而常不滿之流也）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並裹萬物在天地之中）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于無閒不可名而山（宙合之裹故散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一可得其名若山然也）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

道也

品無治也（宙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窮若輕薄不能崇重則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亦能重理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

樞言（外言）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爲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爲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爲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足）霸主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王卒于貴

不加名于人是覇者六微之論

人（溢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强之强之萬物之指也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强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在人上）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愛生其賊心）故先王貴當（愛必利憎必害）

貴周（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故先王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衆所驚也）先王不獨舉不擅功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絶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心有親疎）不列地（列地則人心有向背）以爲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改也改爲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時也利也出爲之也（先王有所出爲必上得天時下盡地利謂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聽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旣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

今井坦坦之利坦坦之備亦罕見不豫備奚能卒謀

之心悍故爲之法」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但但之備不爲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戒之戒之微而異之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

老者畏事吃者畏言

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爲事吾畏言不欲爲言故行年六十十六而老吃也

雄偉駿整亦復縱橫錯落河決珠連甗櫨陣馬之文

八觀文体大方文勢過直此一觀却好

八觀（外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謀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虛實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好貨利則妨農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賤故人遠行而糴之）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雖相振濟但包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師既

（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舩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入胥効矣故人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强弱之國可知也權重之人不論材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新）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寛惠行（變文）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但能害疏遠而不行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爵祿而無功者富（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韓非子書本此）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囷倉空虛而外有强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奇異）

法禁　外言

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謂權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奇險）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射人心必使歸己）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經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姦人之雄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上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藏但力事屬私（但屬意于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修行則不以親爲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

此語創而富

（邀虛譽也）擧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以爲己之恩賜）擧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今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則以枉法取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內富）而發於勤勞（內逸）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生業）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其有言議）

一句中有幾重與義惟管能之而又不張皇

（毋斬爲人以求名譽）壺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壺飡濟士以為亡去之資又修禁田業以爲亡去之本）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須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君失必矯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倚（奇）類）隱行辟倚（自引其行以避所依）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徙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避倚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爲而高自錯者（置也）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閒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

身動而求所求有幾

（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其身甚（妙）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故人求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爲友以蔽惡爲仁以數變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于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曰絕而定（絕邪辟）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　外言

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故也）

倒用倒凡文之能倒者皆宗管

法法　外言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謙而接物）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制之在物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順考古道也）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智士必知古而謹功也）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

管子以三萬人橫行于天下者即此軍也

愚士也（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無資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簡棄）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王主必度義而取利）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　外言

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措故敵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教既因便故無）

（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兩者謂教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恃固之守必多費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遠避而不能敵）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匱竭也）一氣專定則有通而不疑（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厲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爲用淩山阬不待鉤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故也）（歷謂遠歷而渡）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隟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停厥寶欲必選精勇與俱）寶不獨見

昔所謂道
不可量德
不可形也

（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歛（寶玉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獲而不匱也）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爲神）無守也故能守勝（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有迹而失道故爲敵所傷也）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敵國其處又危所謂置之死地）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畏懼）若搏景（擊無所獲）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爲所在皆無故不可以變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迹可尋詰者道之謂）若亡而存若後而先。

朱評大匡與齊語爭工敘詞絕不同文体自成一家又曰太史公長篇往往采其法又曰敘君臣始相左后相成桓試仲亦仲試桓最奇

威不足以命之

大匡（内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而賤故難爲之傅也）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固至于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言非）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旋見）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子以母賤）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一公子謂諸兒子糾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懼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於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召忽（定王意）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管子未必先見先料亦事后附會耳然文自精奇

都是後人推尊語

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川世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僖公之命使立子糺）兄（仲）與我齊國之政（知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子糺）。而不濟是（死）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巳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當為宗廟社稷致死不死於一糺）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白有所依故曰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

下貴料理君因素定

不必

胥（定）令既定矣（謂小白已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糺）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糺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糺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子糺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

更小心

作內政是知人事

臨事而惧

要公子得先一着

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令亂是不召得行其智）忽强武豈能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不能相合摎而國乃可圖也（摎交人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死非我）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二十乘先）

鮑叔更做得小心

成算

當時必無加戟之事

（鮑叔欲與之入國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中心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二十乘先行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閒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當先賦與之而）

度其君又度外諸侯之佐一味信而後諫迺而後應其爲伯局無據

（兵事且可藏）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志多詐（智多則可試詐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爲則未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吾者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裚掣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

夷吾大抵似子產

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政先之）則諸侯可令附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爲

君之側何人仲自足當之矣

不唯用諸子之長并用諸子之短

諸侯焉得不服

東國（自齊東之國令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西之土令胥無之國與士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教既高危公且以利成脩）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性輕率不能持久故曰樂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餌句）好邇而訓於禮（既訓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多少信可游於魯（糧謂多委積）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公乃北伐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

諸侯焉得不服

王令州曰齊不成伯形而桓公之伯心承則机合机合不得不

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有所陳訴通於鄉吏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適他國）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月囚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平仲之先）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不華則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二三之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卑敬貌）敬老與貴（敬老近於親敬貴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孝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

重又曰孔明自此于管于宋以不舍之是故小過遂小不振大過全大不托孔明以實取之是故最不之蜀与強魏角而恒罪此上

與

（故能多）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爲次得一爲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敎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爲上舉得二者爲次得一者爲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貴得其罪）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三大夫謂鮑叔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所選舉者）以卒年君舉（謂終年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此三者所在當致死令賊將言此三者之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犯罪者非以乖僻易義則以姦僞易祿）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姦僞易祿者既當罰

延公大力量

其罪可無斂其祿然於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中匡（內言）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貴太半故白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爲賢當以供賓之義爲急務尚懼而白之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爲延譽也）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播壤則生粟）木可以爲貨（破木成器則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死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安卿大夫之家而後

可以危救敵之國（鄰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者德之稱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柴盖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公曰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

求長年是恆桓公以衰而急於未安故欲其長心長德而不責效旦夕也且桓之好內亦具微譽矣

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長德謂恩施廣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斂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惸獨）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穢塞不潔清疲羸微隱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失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卻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內言）

至於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祓而浴之三（祓謂除其凶邪之氣）桓公親迎之郊管仲詘纓插衽（示將就戮）使人操斧而立其

已將桓公末年精神話出

後（操斧者將受斧鉞之誅也）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斧者）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言君賜之死尚感恩不朽況生之乎）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天子九嬪諸侯六也）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爲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昔吾先

桓公霸机動矣故以

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川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勸之以慶賞糾之以刑罰糞除其顛旄（顛謂高頂不墾闢旄以誓勒兵士能務農息兵故糞其顛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士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

速得志引之

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謂其兵事）公曰爲之柰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四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於

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立之又時設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高子國子退而修鄉（前事說畢二大夫又如前退修於鄉鮑叔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義之衆恥以為伍也）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衆恥娶之故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嫁入于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順者也故人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居家治理可移於官）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無苟且）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鞈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曰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為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欘钁類也）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

足甲兵

所謂捐數十萬金削

天下之豪傑盡矣

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以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正也）桓公知諸侯之歸巳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爲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爲幣（謂四分其鹿皮）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槖而入橚（丘粉反）載而歸（垂槖言其空也橚收拾也）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謂遂隨不斷）優則亡衆不斂不及事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忕（音逝苛密忕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人定交結）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同使之游荆必得其歡）（心上二人亦然）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出然後退）

霸形（内言）

朱評散散叙次如不關應中關應先秦之妙

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慶是故慶之）臣聞之諸侯爭於彊者勿與分於彊（若救三國是分於彊）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

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焫熯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堤而壅塞之故水不得東流兩川蓋睢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垝（垝敗墻也）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寶幣賂齊而齊自服）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如失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

用文武如左右手

霸言（內言）

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夫先王取天下也術（非術則無以取天下也）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以取天下故曰大德）

術即德

唯断不孤
唯断不鮮

四句寫到
毫毛點類
不到處

埊古地字

（然術之所歸在於令物得利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獨斷可以自營而即定）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知心智之好謀故憎惡內愚人兵在頭方懼故憎惡外也）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愚者至危尚有慢易之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標末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崩）埊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故

奇句

王心方王
形大

觀國者觀君（君爲化主）觀軍者觀將（將爲兵本）觀備者觀野（有障塞則國不侵）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也）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夫無土而徵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苴（苴包裹也上既狹故爲下所苞）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篡弑之禍）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未爲其最）列不讓賢（雖列爵位不讓賢俊）賢不齒弟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齒弟又非選衆而舉也）是貪大物也（有此數者是定貪大位之利）是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小數得）夫先王之

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以爭天下也）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而無私）舉大事用天道（心應天時然後可以舉大事）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太過者）夫輕重彊弱之形諸矦合則彊孤則弱騏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騏驥必罷矣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占之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加其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於合令時之宜搏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於權）霸王不在成曲（在於全大體）夫舉失而國

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權柄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彊信（首中）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怒則重喜則輕）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輕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矦之君可朝也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強（其威權既動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爲人所歸如此但強而已不得至霸王也）擅破一國強在後世者王（令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強傳之後世如此者王也）擅破一國強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

分評序一
十官序一
千室鼓之
二十五絃
皆動兆其
[illegible]邪非邪
將一宕耶

先問本紀
次問事
首問死事
之孤又問

（不能守强令辦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　內言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不交相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亡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從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則給與之）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欲知其風俗）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國有常科）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總攝諸司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當有所廩餼）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謂有過不齒投之四裔者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

死事之寡
問內即便
有處置

人吏惡何事四字多少感慨

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或從公族當有所收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厚）昆弟者幾何家（以貧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收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父母在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爲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此問奇）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

力田為人率加墾荒之類

礦山珠池引奸藉盜是伏害也

有幾）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人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官承吏之無田饑而徒理事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饑而空理事）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羣臣自有位事乃左官於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加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不以禮交者）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分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貸利隱蔽不見若銅銀山及溝瀆可決而瀕灌）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爲害者害何物者）問士之

古風

不蕩其扶

一急难可

使出有士

有吏有士

不如吏吏

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作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者幾何乘（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蒞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飾畫也）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衣夾鋏（鋏兩刃鈹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堅彊者）其厲何若（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以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可伐）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聽命遵國之常令也）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

不如士

器亦有出處

稽師即問

張云阨字上當有守

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遇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所築城郭修牆閈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牆閈謂築牆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爲防碍者絕塞之阨關空之處亦當絕之）

古今邊事破壞率類

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他國之財因之而入）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關謂行商）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征於市謂坐賈）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齊國凡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其名（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既謹從令皆當聽其名之虛僞）視其名視其色（既知其名又須視其色之是非）是其事稽其德（又正其事以考合其德）以觀其外（又觀其外以校量之）則無敦於權人以囷貌德（如此則權詐之人無以成其厚校察行則囷厚姦非囷而不生）國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姦人所以不惑）問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

此邊爲開疊邊厚和結之以順其外此記親德

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誠信故曰以順貌德）后鄉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曰行（又令守法之官日行邊鄙無關塞）度必明失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於經常）

戒（內言）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利之事）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身苟有道德豈名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道德爲量何懼之有）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神氣儻來何驕之有）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交寡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事寡而功成）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爲猶與也妾身在深宮未嘗與人相持而接對）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紝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既昧於人事不當訪以算謀）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

按此言已不事人未嘗得人布織而衣被君不下小國故諸侯不至也意者或有不審致諸侯之道耶

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己將不勝任而敗）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事大且易顯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仕不得久理齊政故哀嘆也）

地圖（短語）

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若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謂兵之形）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

參患（短語）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師之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交兵接刃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雖未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自勝非勝
自拔非拔
今之良策
昔之敗局

將徒人與僞者同實（僞衆也人雖衆無甲兵）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待死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器其器既成敢往之夫又具）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天下不敢守城而禦也）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其器既成游務之夫又具則天下之衆具而自散也）

制分（短語）

將大征而不徧知天下且與于民五間之

故小征千里徧知之（此衆而征己國與敵國皆當知之）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伍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墻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況戎士之大可以不徧知哉）大征徧知天下（天下之衆有所征伐故徧知天下也）日一間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溝壘防禦小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傚不苟聚不妄行不强進呼傚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聚衆）妄行則羣卒困强進則鋭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軔（軔牢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軔而難入）乘瑕則神（所乘既脆繕然瓦解）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能令脆者則以士卒堅强故也）乘瑕則堅者瑕（所乘既脆却爲堅者則以士卒脆弱）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謂强卒攻堅弱卒攻脆）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莫削也）則刃游間也（刃游理間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若反天道之不行必屈竭而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荒且亂故十可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行謂先覘之也欲以軍爭而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

休認至語後世絲綸一類瑣猥之貴矣

男與婦合謀則女之而男之矣

有道者不行於無君（覘彼無君亦恐知而有備）

君臣上 短語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宣力事君故其力最可愛也）言下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臣因大臣之智以引其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故夫人被外太子見危）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正歲之朝布之縣象）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眾官之法制也）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

寫平正大之語

總要二字盡相

文在考工之上

[illegible]（路寢前有三安謂百吏之目）是以上有餘日（上唯受要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欲罰而罰之故不踰於人也）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猶君恩下流人心上就也）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湊）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一

ユノカ入祖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二

選子

古吳陳仁錫選評

管子

君臣下　短語

富之以國裹（裹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常者之可貴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理明也（墳順貌）德侵則君危（君徳見侵）

侵國論即侵主德

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則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爲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爲緩故能惠人）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爲勞）兼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交利背用遠身）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富貴）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爲主其不能通

必易賢不肖而後其黨威

（但寵貴之者可以爲從謂臣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令人爲之而不自預此謂君也）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臣勤力役用其明）以刑役心（君則役心以出法制）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度量可否故進退）而刑道滔赶（滔充也赶盜興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少必薄賦歛）故君人

至治則可上上注則文可猶之謂制則可調停則不可調劑一刀兩斷謂停一切麽鬮民常迂之也亦常通也故明君操兩能

傷年奇

痛而目秘然後盡妬

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務全人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不以無德之人就位）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有德者處上列使在有功之前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爲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宮中亂曰妬紛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

更依

（之長而不相讓）中民亂曰讒諄（以智詐讒恐嘗質）小民亂曰財匱

小稱（短語）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身有過爲人必知而名之則有過而妄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問家則左右使譖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善可稱故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無善民則去之走故畏人）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氣生全其形目獨見其運）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所行皆可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況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虛也長滿者人所忌短虛者人所好）故明王

堯亦託焉然不得氣与目之利矣

既亦見氣之利也

扶疑附言感也

懸句

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巳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巳目見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謂深得其妙）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刀自刑而爲公治内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

此語猶如公子開方等

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務時爲事久必發揚）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死將敗復本情未有能終）（言三士之忠皆僞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遂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善今旣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兵妄征伐）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旣逐而有四亂）乃復四子者處朞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刀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

桓公死亦能悔

夷吾每云聞之徐伯其人可知

書社七百下衛矣（羣居二十五家則共置社謂以社數書于策）食將不得
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
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
而絕（幭所以覆軨也）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
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以掩屍也）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
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四稱　短語

桓公曰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
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我語其惡吾豈
（管）知善之爲善也政令　不善墨墨若夜昔者有道之臣

此篇朱道二太史皆謂有錯簡又謂多衍

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臨官則治酒食則慈見賢
若貨（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見賤若過（蕭然不顧若行者之）保貴寵矜
（懼寵而矜夸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
（追捕而援引者唯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之人與之同乘而等至其）
（出也又則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
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過於君）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侈靡　短語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
曰不同可與政其誅（今雖不同古可爲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

弗詭乎惟見精液痛指但恐易盡

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告帝告也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同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也）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跨腓一跨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死罪已定）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時用法考考又考又考）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特[illegible]）敝也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植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有農作之名而實皆歸于上）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告堯以前爲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博夜後夜也長不明也）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無用謂珠玉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可謂務本之始）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鑒故爲陰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爲陰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珠玉能致水火）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不然鰥寡獨老不得與焉均之始

要知管子以政若秋雲若靜雲

也政與教孰急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舉貌教者憂人不令見其戚容人亦傷悼）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鵰然若謞之靜（鵰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順雖有藹謞之人亦皆恬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怨而蕩搖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教者既若秋雲始見而衰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潤悅之賢不肖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者不肖皆教而使之則不得不化也）

委雲使人意消

精於華

今夫政則少則（則皆從教則人無所犯故於爲政少用爲則也）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微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盜竊）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而必遬）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黜不肖立仁賢）忽然易事而化（去故而取新）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弊故成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名勸勉之也）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民變而不能變是梲之傳華（梲柱也華皮也梲之傳華）

長招來之詞句

漢人所謂極意萬里之外

（則外華而內不華也喻人變而君不能）有華而不能華不可服（可華而不華則人有輕君之心）民死信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化則利竭故死）不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以家習不華）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非人所重則當華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爲幣故、用功力）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言士既乏之於衣食則吾之不能用也）故嘗至味而

一曰畜化句

能險則反

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爲也橑薪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爲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則怠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爲乎）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爲國者反民信然後可以與民戚（順其性欲必敗亾若能反之然後有成可與之親）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則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則有功）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故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含陰於內發陽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

即開国閉辱評

質者傷其文（精盛則神滅也）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故化美也）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不能兆其端者（察事之先）菑及之故緣地之利承從天之指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開國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閉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權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員其中辰其外（員中心無所專固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而復畏强長其虛（其有强大於己者則當長其謙虛之心而敬畏之也）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由顯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擇天下之所宥（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神所福助者）擇人天之所戴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强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寇賊既持强弓又執短兵以攻齊國若之何禦之）高予之名而舉之（高舉其名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傶則疎之毋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化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啓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己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而使人見怨陰謀曲求己隙者）此所以爲之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爲害（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甚大則逼（閒）君故將反爲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潭根之毋伐（潭深也譬若大樹深根不可伐）固事之毋入（既未能誅且固事之無得入同其惡也）深黶之毋涸（黶謂探其深情常令見之無使涸竭也）不儀之毋助（儀善

生榮怪句

奇句驚人

（也彼爲不善無得助佐之也）章明之毋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知之無使昧滅也）生。榮之毋失（謂生篡殺之心若草木之生榮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言之善不如此一言也）（收○積○）（積○財）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財有所散因其散而收之）千歲毋出食（不○外○市○）此謂本事⌞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變故也觀而移變之）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爲先今反自先之是爲自犯其過）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故道先王之典刑新道度時而制法）國貧而鄙富苴美於朝市國（國朝貧而邊鄙富饒邊鄙之邑必苞苴財貨好遺朝以市權利）國富

此邊日未變時防患

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半反也其物莫知盡入於市以市人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言市利則自勸而不怠）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侈謂饒者也末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紂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故武王一舉而有之）（此萬代時之事也）一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每於朝置綿以賞賜）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郄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知）（亂）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爲自亂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每於高險之處樹者遥望有寇賊丈夫則走而至也婦人則備食以給之）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以給外）春秋一日敗曰

警句

細嚼可

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穫尤爲農要）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爲內因也（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故能爲國內成事）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使其大貴一與而聖稱其賞使其小可以爲道（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則舉車有成能立聖人之功成稱其實矣）能則專專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專則功成故佚樂也）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鑿椽以爲梯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喻成功必有良臣）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宮謂防禦之國四國也能有四國之宮則不有寇難若無宮直欲守之其衆必散也）衆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爲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輕重）有齊重以爲國（重者不限則以爲國）輕以爲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各安其業食無不足）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泪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所以爲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湖水之大）求珠貝者不令也（君於人有所簡擇若求珠貝之爲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觶者不處兄遺利（君於人使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觶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兄弟之親亦

人死于量

奇論

是淺

豎句

喪其生

不從聖人而求索

方致即齊以爲行

（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誰敢窺覦之哉）夫事左（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故雖卑不可勝）不動則望有廬（君子儼然不動則望兄如于焉）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畏輕躁之人妄有所變也）聖人萬民艱處而立焉（聖人處立其上常有戰兢之心）人死則易云（死者無所爲不憂其爲亂）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故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一時行其賜則欣頼以爲賞冉爲之以爲常頻三爲之則以爲理固當然無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習以爲俗無過厚之恩）久之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懷恩）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當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魚鱉之不食呷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豈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强能（材能之士心不慕已勿强引之）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服則勿養之）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爲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爲道齊以爲

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整肅然以此爲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無所能）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再殺然後可齊文王再駕伐崇武王再伐紂也）然後運（歷數）可請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冬夏至）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

此等句皆
精極安得
以不知而
議之

收戰爭出
想外

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地之變氣應其所出（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彌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佁美然後有煇（佁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然後情意悅而貌煇然也）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心以禳之其凶殺之至必有以待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戰爭廢於農事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則臣有依駟

陰會氣味之変八字酷肖婦情

一日鼠廣意二至祭華落意春秋祭

之祿（臣富故臣多養駟馬）婦人爲政鋟之重反旅金（君勿則毋后爲政鋟以爲兵器當重之下流不重鋟反旅陳於金而玩之）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厂而悲者食多鹹苦之味者婦人所好）則人君日退亟（君之退衰也則豈不亟急）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後聖既作故攺其國號）視之亦變（旌麾之屬目視而取節令變矣）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氣之和）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有時而熚（旱熱甚而祭）有時而胸（胸遠也遠而爲來歲祈福）鼠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皆君之憂故廣爲祈福祭之謂陰陽物也）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祭祟爲物作美號若花落之莖物益其光輝）

心術上　短語

不伐之神妙此

靜爲躁君立于陰以此反而言之

毋先物動以觀其則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外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求之智終不知其處而得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亦無從而求之）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心之宅）開其門（謂口也開口使順理而言）去私毋言（謂無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則神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雖殺無益）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懲也）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之道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爲躁君）虛之

皆掃除不潔之旨

蘇東坡云舜館吾後主人布縞則客自弃去蓋以澁滋味蒸之也

未於能奇

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稟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者理之至也）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則應物故）四海之人莫知其則言深圍也（不知深淺之圍城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過也）明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宰物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

發字細

心術下　（短語）

形不正者德不來（德來居中外形自正）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貪財則官亂）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則心亂）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則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故能反正也）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鬼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而動之謂智也）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令其事齊等）極變者所以應

物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則無口過）治事加於民（也無枉事）故功成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非理而何）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爲末功物不能離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人皆操道然後百姓理）人能正靜者筋肕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故筋骨肕強也）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爲物爾精心之爲用爾明）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

白心大要知心之中又有心與有中有心能得夫中之表耳大旨也此管之精言也

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中又有靜正之心也）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之形）形然後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表裏無擁）能令用之被服四固（四支堅固被及其身）

白心（短語）

建當立（必建其當立者）有以靖爲宗（靜則思慮審）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可常居

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度弛紊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爲度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爲兵本）其人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賞賜必反於身）兵之勝從於適也（和）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於人者則鬼祐之以福祥也）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爲中乃是有中也）孰能得夫中之衷乎（得於中之損折中者其唯志中乎）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謂月）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能效天地者其唯志已乎）凡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自清也）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徵之無聽辯（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美之與惡終自顯見也）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已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沇矣夫天不墜地不沇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靁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有時搖動誰使然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風）灑乎天下滿（風之洒散滿天下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知於肌

集字知字可得大奇

膚（惟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爲方）韓乎其圜也（韓復貌謂遇圓則爲圓也）韓韓乎莫得其門（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曰爲聲也耳爲聽也目爲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亦神爲之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所居有東西之異至於各死其鄉則無不均也）置常立儀能守貞乎（置之常法立之儀則）常事通道能官人乎（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之居上者然後化而通之也）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終不徒然必以事物之至）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

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頑鄙不可告諭）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存以教故教存亦可教亡亦可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則能濟舟）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神與之福祥也）事有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觿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黙周密莫知其由觿所以解結也）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周密若結）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有所揚舉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欲爲不善又善恐陷於刑罰訓不善）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爲物所信則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與日月爭光）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爲法術必重難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矣）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

奇捕

卧名利得無猶有名利乎

（損益之事當潛而爲之又曰何謀此愼密之至）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於彼故自來）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天道故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所謂四珪有邸者也祭天所奠也）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爲之生百穀）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天地之應聖人亦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於理是也）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卧猶息也寫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周其智於六合則神傷竭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覆）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花揚而實喪）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欲愛吾身先知吾情（知己情則能自保其身）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合之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弃身而遠之也）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身之象乃知可行之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從左右或從前後行之既周還復本所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可行之理敬而迎之）今夫來者必道其道（將來之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無遷移無寬衍動而爲之則命久長也）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則形全性順故能相保也）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往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爲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

朱評莊言風大許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亦未有此

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命之理得也）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謂天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非有所隱惜於人而不與之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反則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

水地　短語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菀園城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淖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可以概注于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爲平準五量取則焉）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能濟諸生以適中）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水生焉）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文相適近理各自通）堅而不蹙義也（蹙屈聚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爲人也）而九竅五慮出焉（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人之稟氣粗濁而蹇但能存而不能亡）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寔故能存亡而爲變化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

四欲字狀龍生氣

蟡與慶忌二段文字寫之玅

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之靈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藿中蟲）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也）欲上則凌於雲氣（尚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徙水不絕之也）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蟡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蟡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蟡蟡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一部水經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亡者蓍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蟡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用水）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知水法則也）人皆有之（莫不有水）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獨能用水也）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無理不具也）萬物莫不以生（得水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以水道廻復故令人貪也以其躁速故令人麤勇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故輕佚清則明察故人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愚浸則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冣絕也稽停留也謂秦水絕甘而味停留又泥淤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泔而稽故貪戾以其滯襍故誣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襍（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慘澁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以其淤襍故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沈滯故愚戇而好貞萃襍故輕疾而易死也）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求正嘗水而知

故水一則人心正（一謂不襍）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人心既一故欲不汚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篇語）

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君見下有成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雖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時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功驕悖放也）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賞彼羣幹（衆有武幹人當賞）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圉小辯鬬譯跽（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爲鬬訟者）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開藏）四政曰補闕塞坼五政曰修墻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開藏之氣）五政苟時五穀皆入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爲故能生賢也）

五行（短語）

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

（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六多所以街天地也（街謂陰陽多也）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視知何者不親也）貨曋神盧合于精氣（神盧廟祠也日所次陽曰曋祭時或薦珍貨雖已奠于地復以日次陽之爲精祥也此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皆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謂游戲馳馬也）太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勢短語

宋評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徹

戰而懼水此謂濟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爲水所濟而滅亡也）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懼水禍）戰而懼險此謂逃中分其師衆人既逃若必其將亾之道（減其師衆矣又況逃惑若然乎）動靜者比於死（我動而敵靜者我近于死亾也）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必無功）動

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自申以敵我如此者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失度者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居然自獲其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

爲亂賊設此一戒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慕容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人先生是心天地以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刑聖人則發動而成）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謂與地同極也）

「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則隱而修德也）已得天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湯之升陑武王牧野是也）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嬴縮爲寳（猶行藏也）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爲）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縮縮因而爲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死生猶隱顯也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法則大小無不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常執謙以下物）中靜不留（中心安靜無所留著）裕德無求（道德饒裕無求於人）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其所處者柔

周竒

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後有所與為也）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與我爭勇）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我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堅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所犯亂也）秉時養人（持四時之政以順養其人）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周則極也萬物無所予雖有明察之人不能盡矣）善明者周不能蔽也（明則極也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此皆欲大周大明獨在君也）大周之先可以倉信（既有大周之德在物之先則可以振起而有事）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獸厭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側猶倚伏也）（聖人之取天下文設武伏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行也故能偃其武力）

如此起如此結無一字不與無一字不勁吾服管子

任法（區言）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之人不敢間亂識事也）無偉

反不如下式

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過越法制者今止息者畏法故也）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斂藏也）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

明法　區言

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能則與無人同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之而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各明自而分別）明別則易治也

正世　區言

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

治國　區言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

鈎句條

張評論四倍而列三于前帶一于後布五大奇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利也束十足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春糶三也下關市府庫之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謂雖事亦善于農工雖農亦通于士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者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其生無復致死者也）

內業（匪言）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也）杳乎如

無處可舍哀哉

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汋淵也）卒乎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如存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居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之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也）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惪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太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

真句

近以一字爲疏者本此

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

小問　雜篇

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句）（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貴其價）不可爲數使民必焱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家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

[illegible]視

淡殺

奇秀

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恥也）臣使官無滿其禮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繞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粟能言

熙曰粟能自守矣仲曰禾能九合矣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莖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免謂益有謹勵）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何干戰（干江邊地）未亂不得入軍門（亂毀齒）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戰功日多言于干戰國于功多）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與之客問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特立異格

七臣七主（襍篇）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意虛心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六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

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苾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司聲之官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刺（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而何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之必爲殆故後代必亡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苾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許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虛名求實之飾不求親貴以自克勝特比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佯弃爵祿）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恬嗜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焉制

眞

一句三意

四字妙妙

（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狠詐也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鐘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隟不計而司聲直祿（雖有危亾之隟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衰微孤獨）而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仇（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仇）除仇則罪不辜（彼但仇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

等人是

心忠讒賊

祿子

不辜則與仇居（既殺不辜則人皆仇已）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作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皆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斬攻於君）

禁藏（禖篇）

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

鼂錯論農本此

不用矣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

九守（雜篇）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右主聽）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三才之道幽遂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右主問）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故五官自治之）（右主因）

桓公問（襍篇）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己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

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于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白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嘖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者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王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齊大而一鄉爲政者嘖室之議也

度地（襍篇）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地之勢疏引以漑灌）因而

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没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漂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上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欲令水上高必大為瓴甂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毎里滿此九）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水至處必流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了）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衝有所毀傷）杜曲

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空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圓流無所通涵相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

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

地員（襍篇）

得意在呼音句故第二章即從音起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也其長十尺）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于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疎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

詭澒

（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備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苹蓨草名也）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

本論水却將音律洗發突接墳延者無首無尾首尾皆應

首章五而宗此六而

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九也又凡九九八十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十四合爲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陜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

尺而至於泉祝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惟之名）陛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構（構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競與薔（音嗇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蒿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尸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

品草

下於欒（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欒之下）欒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土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毋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肕剛而不觳（觳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墳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文如夏雲
亦如美女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謂馨烈之銳）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怸橐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密也橐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虫處之易全）怸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葆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赨（音彤）莖黑秀箭長（赨即赤也箭長謂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

看个难揣而

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棃其楊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雚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臬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而種也）蓮與蘪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介騷終無痟酲（痟首疾也酲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潟滷）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

此下狀字

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雜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塥不灰（塥謂堅不相著）青怸以落（音台）及（謂色青而細密和落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赨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隫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楢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䖟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逐

鳥獸安施（施謂有以安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墳起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㲉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

殺我以不知者草也殺我以無益者辭也不我以有厭者律也

米（捍堅貌屑碎如米）其土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隱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五态之狀廩焉如壏（壏猶壏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土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

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塩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塉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萼足也）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

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形勢解

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

明法解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

臣乘馬　輕重一

此句要細讀人人皆有春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奇接夏）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

賤孟貴收穀貴之業未云名似而義以利下而實托義以肥上也

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櫎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 （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

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因歲藏三分之說非加稅也

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以冊斤）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民無糟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亾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鬭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

事語　輕重四

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

朱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俚極奇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絶矣俚無可奇無俚

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眾

海王　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纍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千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

此言鹽官之利而預併鉄官總算於此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三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三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爲老男五十已上爲老女也兩皆不籍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消）（又放此句作闕定作收）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鉄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行服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輂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爲彊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五六爲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爲讎耳）

百錢一釜吾以百五十收而受之以二百賣而出之較原價得一百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之）

國蓄 輕重六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

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山權數（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埊（地同）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十乞一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守三二一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豊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

曰阸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阸守豐阸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

山至數　輕重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矦賔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

地數　輕重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鈆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二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三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下下矣

揆度 輕重十一

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

珠玉重刀布輕金居中從各幣高下

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脤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筴之數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饘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摲民也輕重不調無饘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

輕重甲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煑沸火爲鹽正（音征）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禦同）與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

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三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管子曰湩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致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崘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

衆許彼以為臺我以為幣則四國之臺皆爭佐其室以為利而我得山其利以制其命

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輕重乙　輕重十四

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

便宜作用

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

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已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旗鼓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

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輕重戊　輕重十七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涂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涂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涂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梢也衆烏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異句

輕重己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

示以無禮之狀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三（選子）

古吳陳仁錫選評

晏子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公湎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

致字欲字妙

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辠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音程）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一語初而動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虛弦而倒）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爲孺子荼慮臣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

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姧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人

在我後之人

似記誦李問

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

亢左傳更畧

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曰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更妙）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

以宗廟之養鮮爲惡其行已嚴矣

活現

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辠于君則可安有君得辠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辠戚者治之賤者有辠貴者治之君得辠于民誰將治之敢問

奇文奇情

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
丘以爲邑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飢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何、祟、）（祟）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
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艸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
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
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

隨衆出

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
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說到終善真無可恃處無可肆矣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
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
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
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
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惪之時亡國恃
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惪行遠

亦終善之意

征縣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惠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竪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没世耳

○極肖世情○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

笑悲于哭

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見二奇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

是梁丘據小彈文

勝左傳

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皐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梁丘據死能使君背而立立而思否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

如此想頭怪極史漢決不能及

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狀）而長顏以髯兊上豐下倨身而揚（聲）聲公曰然（識）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兊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句）天（老）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家

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辠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

四支無心真痛哭語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馬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誰怨到此）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酸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聖主之言）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突出脫

如按考功律則景公貪虐二字皆不免

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辠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辠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辠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辠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辠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辠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勑其功乎則嬰有一妄能書足以治

秦漢不對偶唐宋對偶晏子文雖對偶而未嘗對偶

之矣君將使嬰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勑其功則使一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烟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烟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辠非嬰所知也

奇思

景公令兵摶治當臘氷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

令止之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艸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此不祥耎大）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也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温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辠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辠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

苦身為非

古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辠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公宜牧行此法）吏不得入公撤屨不復服也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軏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帶求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𢿘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臣之蒐䰟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不难有心且四支佚矣）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

治朝以此為鑑

生日晏矣（閒境如白頭宮女坐說玄宗）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妙句）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綈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欲後嗣世世有此亦在世利之而已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

自分妙進

硬妙

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氣直而揚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吾儕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

傷死妙

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正）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巧）嘗（合）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

愛

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縢履玄冠茈武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

一段閒話又有数行道斈虧景公眞耐得

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覇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

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巧行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不甚康邪
而已了了

梁丘據歿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于羣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

歡欣於其夫罰之不族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三子果力士也晏子不宜以二桃殺之亦寓言耳）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難）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

（先說破難知情終以死三子故知晏子之智）

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虎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快得奇）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

下所爭者利

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伐斄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斄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于是破斄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

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奈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添一暱字文体自變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辠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

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糺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惛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

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

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擕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單說左右不說用事終不盡

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辠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濟事）（華字與惡上全一）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

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殊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使偽士閭
[illegible]之而懼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救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

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于難

稱身奇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

此語尤似

是何奇

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寻歡乎新慢乎故慳乎財薄乎施睹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食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昔所譏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正指梁裔）而信其進斂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辠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籍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悳四旹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敎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

焉使邇臣無求嬖焉（英主所難）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可以不貪）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可以不諂）則臣和矣儉於藉歛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

臣擇君君
陵語

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于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

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于廟異日君過于康莊聞寗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覇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讒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洞懸鏡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洒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遬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

肯以潔身

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出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代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旹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衆强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旹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辠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辠寡人聞

大國之君盖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𥴆魯國化而爲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

其魚動流

矣今乃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闘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强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齊君所以爲君人臣何必諛也

持守妙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飭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卑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

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弇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

君卿大夫互相訪問故陳物而詳雅

晏子齊人也

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于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

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王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敎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

[illegible]

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灋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

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畊于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刼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

戟在脰劒在心而不知

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于政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

[illegible]諫一　七賓人二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辠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

是策十語

可作魯史

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青汁

公遊于紀得金匱發視之中有冊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

嬰不多言

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晝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暌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蠃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湯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

晏有儒風

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

請絕在此

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于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

其妻一幅爲書二句寫一活晏子

功免人干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亦是眞客但可適用）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悉一慽何時得了志念深矣有以也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 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旹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大義論

[illegible]一慨又[illegible]何得了

盛吾頭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

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從來）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

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辠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于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閑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

批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墻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君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

何消慮及此只見利思義便了

不如論功爲是

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辠于士身死而財遷于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

所謂如布綿之有幅也

佞篤

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于閨内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自然）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

去處世不能挽風俗又不可壞風俗

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託得妙）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梁能容晏亦是好處）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

如何請此[illegible]

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景公築長庲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惙惙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庲之役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為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為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

以三心易二心奇

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于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景公許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辠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昔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之東阿絕有味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以三心爲一心

眞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譽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寬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揜于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辠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于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閭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于前信于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于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駔驅之而自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遬則又乘比至于國者

哀不擇詞

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臯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法

續古文奇賞卷之十三